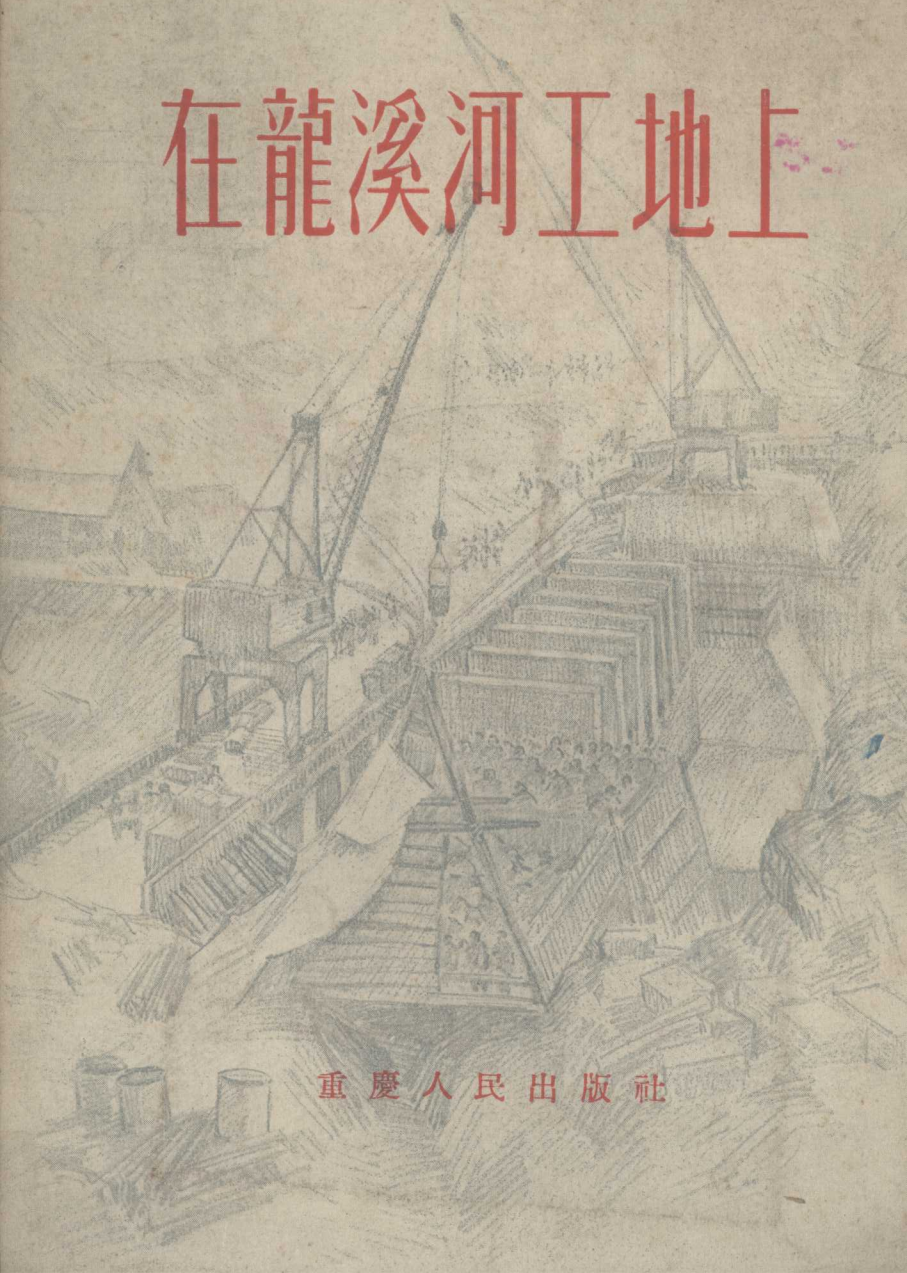


在龍溪河工地上



重慶人民出版社

在龍溪河工地上

重慶人民出版社



目次

在龍溪河工地上.....	野谷	(一)
早啊，獅子灘.....	游仲文 顏北岩	(八)
未來的水庫.....	游仲文	(一一)
在關口.....	甘犂	(一五)
獅子灘工地之夜.....	顏北岩	(二二)
龍溪河上的老鑽探工.....	游仲文 顏北岩	(二七)
苑青良.....	陳一坤	(三二)
他來到了獅子灘工地.....	張集良	(四一)
年輕的姑娘在工地上.....	陳一坤	(四七)

在龍溪河工地上

野 谷

碧綠的龍溪河，像那些躺在我國土地上的美麗而普通的小河一樣，幾千年來，悄悄的流着，並沒有什麼出色的特殊的事蹟，也沒有什麼聞名之處，可是今天不同了。

龍溪河上的獅子灘，像城市一樣密集的房屋，在田野、山崗一排一排的建立起來。入夜，燈火輝煌，照耀着沿河兩岸，幾匹山也如同白晝一樣醒着。不管雨雪紛飛，不管深夜的嚴寒，我們的工作緊張的、激烈的、從不間斷的進行着。風鑽的聲音、爆石的聲音、混凝土拌合機的聲音、碎石機的聲音、斗車的聲音……組合成一支昂揚的勞動的大合唱，代替了那昔日的單調和靜寂，日夜響徹在原野上。許多機關、學校、廠礦的同志在關懷着她，許多的妻子、母親惦念着她，蘇聯的朋友常常來看望她，她已經在全國人民——特別是重慶地區的人民的中心，佔了一個重要的位置。從我們黨對她的關切中，更可以說明這一點。中共重慶市委會，曾經爲她作過一項專門的決議，內容的大意是：凡是龍溪河需要的物資，重慶地區又能夠供應上的，一律優先供給。

龍溪河繁榮起來了。是什麼使她這樣繁榮起來的呢？由於她先天的優越條件，洪水暴發

時，滔滔滾滾，流量達到了五千多個秒立方公尺；由於距離重慶這個工業城市較近，就是這有利的地位和水利條件，決定了一個巨大的水力發電站的建修。

我們年輕的共和國，正如江河奔騰之勢，向前邁進着。蓬勃發展的工業，刻不容緩的需要巨大的動力。中央採取了斷然的辦法，打破了一般的基建程序，而以邊測、邊設計、邊施工的新方案，計劃三年內在這裏完成一座大型的水電站。把大量的電輸送至重慶，俾便迅速推進重慶地區的工業發展，有力的改變人民的生活面貌。

這裏全部的工程是：要把龍溪河的水，改道穿過鋼筋混凝土的涵洞排出；在斷流的河槽上修起高大的攔河壩，容納龍溪河全部水量；右岸開山鑿隧洞，引水衝動水輪發電機；左岸開闢溢洪道，千年洪水來時即可從此排出，而不至爲害；再開一條公路直通重慶，沿公路安裝高壓輸電線。

把這個工程需要開挖的土方，若用來築成高厚各一公尺的土堤，可以由重慶沿着長江一直鋪到上海；單以攔河壩堆用和漿砌所需的石頭，如果以載重三噸半的汽車運送，則需五十萬九千多輛次。

質量的要求，說來幾乎是神話了。隨便舉個例子來說吧：由於混凝土所需的沙的含泥量不能超過百分之一，龍溪河的沙，差不多全要用水來洗過；攔河壩中，有一部份用鵝卵石，只能是十米釐，如麻雀蛋一樣大小的……

更艱鉅的，還在於我們經驗的不足，許多工程還沒有做過，而這裏的地質情況複雜，更增加了技術上的困難。

另一方面呢，工地的耗用量大，它像一個食量巨大的巨人，動輒就要數十噸的木材，鋼筋……在山地裏建設，交通供應本不是那麼容易的，再加上時間短，需要急，不能不更考驗着人了。加以我們的工人、幹部來自許多不同的機關、學校、廠礦、部隊、地區，原屬各種不同的職業、工種，其中有相當大一部份是連水電的普通常識還不夠的人。

浩大、艱鉅、複雜……這就是這個工程的主要特點。首先面對着的，就是枯水季節裏的五個月，要完成六項主要工程。那就是排水涵洞、木籠圍堰、壩基處理、漿砌塊石、起重機橋、河槽雍壁。這些工程，爲國家計劃督促着，同時也爲洪水季節追趕着。

但正是這艱鉅、複雜、浩大、宏偉的工程，這社會主義的建設事業，鼓舞、吸引着成千上萬的人，不管他們來自東北、西南，不管是工人、幹部、工程師、技術人員，像被一個紐扣扣了起來，成了一部巨大的機器，那總的馬達一開動，就和諧的、熟悉的操作起來：日晡的研究着藍圖；冒着風雨測量；深入遠地山區採購材料；在水裏開挖土石方；臥在稀濕的混凝土上清掃；幹部利用休息時間或假日，參加了義務勞動；在最緊張的晚上，把菜飯給工人送上工地；年老的工人想方設法帶動大家，一點一刻的爭取早日完成工程，希望去修黃河、以至長江的水電站；年輕的工人更是帶動，有一位工人原決定元旦回家結婚也不回去了，並

寫信向他的愛人說：「不看見獅子灘放出光明，我就不回來。……他們認真的學習，很快的在兩三個月裏就掌握了新的技術，增強了信心，在工作中洋溢著無限樂觀的情緒。」

而支援的溫暖的手，同時從四面八方伸來。

我國自造的第一號大船——民衆號接受了現場黨委的請求，破例在離工地不遠的長江邊停泊下客，使來工地的家屬不去重慶往返；西南第二工程處的彎鋼機，已裝箱準備搬去成都，聽說龍溪河需要，立刻讓從九龍坡車站取回；四川水泥廠以全部增產水泥作為支援；鐵路工程局因沒有黃色炸藥可支援而感到不安，自動提出支援雷管。……

一個遠在幾十里外的山區農民，由於他的鄰居來過工地，向他講述了工地的情形，如工人如何操縱起重機、風鑽、發電機……；這些機器的力量多大，多好，多快等等，使這位老人深深的感動了，他無限的嚮往着未來的日子。「工業化就是這樣的，早些化了才好哩」。他把自己留下來做棺材的幾棵大柏樹，也支援獅子灘工地了。

蘇聯的專家們，不只一次的來到這裏。他們那種真摯無私的態度，熱心認真的精神，越來越深的感召着我們。去年年底來了一位專家，經過了工地的實際勘察，然後與我們的專家們一起反覆的討論，研究，提出了懇切的建議，只其中一項的節約價值即近六十億（舊幣）；而且解決了技術上的重大問題，提高了工程的質量，保證了全年的任務的完成。那個價值真是不可以估計啊！

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是一九五四年最後的一天，工地上雨雪紛飛。當重慶市工會聯合會副主席向全市工人，對過去的一年的感謝，和新的一年的祝賀的演講，在獅子灘工地的喇叭裏播送出來的時候，西南水力發電工程局局長，以嚴肅而莊重的聲音下達了命令——

同志們，排水涵洞現在過水了，我命令你們，挖開河床！

兩岸的工人，全局的幹部，響起了一片歡騰的呼聲。在這歡呼中，青年突擊隊跳下水去了。一個抱病的正在休養的隊員，也偷偷地參加了這神聖的工作。一個隊員被水冲到十多條麻袋下壓住了，救他上了岸，他又跳下水去了……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午後一點四十分鐘，龍溪河清澈碧綠的水，離開了她的老道，歡天喜地的向着新型的鋼筋混凝土的涵洞，悠悠蕩蕩的奔湧而去。

祖祖輩輩生長在龍溪河兩岸的農民，站在河邊的山頭上，望着龍溪河。龍溪河的水，第一次這樣馴服的，聽從人的使喚，隨着人的意志而行動着！

一項主要的工程，勝利的完成了。

這是我們的工程的情況，也就是我們的生活。

緊張、激烈，一刻不停的前進着，戰鬥着。生活的本身，嚴肅的要求着我們每一個人，必須以鮮明果敢的態度，熱情煥發的精神面對新的環境，新的事物，要麼你是一個不斷的戰勝一切困難的、永恆的勝利者，否則你就會停滯不前，被拋在時代的後面。只有生活的熱愛

者，才能是永遠的勝利者。

在這裏，許多經受了長期鬥爭而鍛鍊出來的老戰士，再度迎接着新的考驗；許多年輕小夥子還是第一次投入這偉大的熔爐。大批的優秀的工人、幹部成了光榮的共產黨員。廣大的青年成長起來，參加了自己的組織——青年團。隨着這偉大的建設事業的發展和不斷的勝利，隨着那日益深刻、尖銳的鬥爭，許多老戰士將被鍛鍊得更堅強，更臻完善，許多具有共產主義覺悟的新戰士將大量成長。爲社會主義事業而奮鬥的隊伍，將日益壯大。而人們的思想感情，人們的關係也越來越親密、純淨！

生活啊！生活啊！你是多麼豐富，你是多麼絢麗，你又是如此迅速而猛烈的、深刻而細微的改變着你的面貌啊。

每當我們工作之後，常常擠在一起聽工程師給我們講解水電站的建設。這些地質專家、水電專家、土木工程專家、電機專家……像有一把神奇的鑰匙，打開了大自然的門，活生生的展現了我們祖國的富饒美麗，震蕩着我們的心弦。我們彷彿也生起了宏偉的渾厚的力量，擁抱着那將來。

每逢禮拜六，我們在篾棚的屋子裏跳舞；我們唱自己編的金錢板；年輕的男女互相袒露出自己的心靈，沿着河邊慢慢吐露自己的希望和理想；那新婚的夫婦不吝惜把自己的愉快給大家分享，一顆一顆精緻香甜的奶油糖送到你手中；那「哇」的一聲誕生在工地的新生的一

代，贏得了大家的關注和愛護，都思索着爲他取一個名字：是「光明」好呢還是「動力」好呢？禮拜日，有家的人們，成了慷慨好客的主人，而黨委書記常常在這些時候，出現在每一個人家裏。

這裏就是這樣的啊，它無一不是突開舊的圈子萌生出來的燦爛的光影。就是這樣的生活鼓舞着人，激蕩着人。

啊！龍溪河，你也是多麼的激動而又興奮啊。你不單是一個新型的巨大的發電站，還是一所培養水電建設人材的活的學校。許多的普通的工作人員，將獲得專門的技術；許多工程學校的學生來這裏實地學習，他們將担負起我們國家的大量的水電建設的任務。而你啊，又是一個美麗而淵深的人造湖。那聳立在河邊的人頭山，便是那時的湖中小島。週圍栽上碧綠的楊柳，種上遍地的桃樹，在小島上修起一幢一幢玲瓏的休養院。當那風和日暖的春日，桃李盛開的時候，我們帶着妻子、孩子來到你身邊。啊！老朋友，你能想像那一翻親熱的盛況麼！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一日

早啊，獅子灘

游仲文 顏北岩

徹夜不眠的獅子灘工地，很難分出它的白天和夜晚的界綫。當東方天邊露出了一片橙黃色的彩霞，曦微的晨光逐漸代替了工地上萬千盞雪亮的燈光時，獅子寨上的汽笛一聲長鳴，上白班的工人又準備着去接替整夜辛勞的伙伴了。這兒的早晨是新醒後的甜蜜與勞動後的歡欣交融的時刻。

早晨六點多鐘，人們正睡得很甜。工程局局長已經起來了。他扭開電燈，打開卷宗，取閱頭一天的工程進度簡報，妥善地安排當天的工作。

工地上的擴音器播送過了一支輕快的開始曲，接着，轉播北京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當天的第一次新聞，把重要的消息傳到工地。這時，郵遞員楊國樑把兩大包郵件送上從工地開出的第一班車。在那沉甸甸的郵袋裏，裝着送往北京的工程資料，裝着寄給千百個關心水電站建設的人們的佳音。

嚴密監視着洪水的人，天不見亮就從上游發起來了今天第一次的水位電報。它告訴工地上的人們，龍溪河的水位在升高。它催促着工人：加油呀，跑在洪水前面！

工地上第一支突擊隊——石工青年突擊隊的隊員們，舉着鮮紅的隊旗，迎着晨風出發了。今天他們接早班。隊長周武搶先到達了工地，察看了工作面，計劃着把隊員分佈在各個緊要的工作點上。

七點多鐘，年輕的女拖拉機手們，說說笑笑地來到工地，爬上拖拉機，準備出動括土。工人們向她們投以羨慕的眼光，向她們頻頻招手：「拖拉機手，你們早啊！」

龍溪公路兩旁的嫩草上還結着晶瑩的露珠，運送工地物資的車隊，滿載着水泥和鋼筋，從幾十里以外的起運站向工地飛奔。司機胡金魚的車子跑在最前面，他的車子今天最先來到工地。

橫跨龍溪河の木橋上的燈光映着流水，羣山剛剛睜開朦朧的睡眠，支援工程的農民，從山那邊扛着木料，肩着竹子，挑着稻草，担着蔬菜走到橋頭來了。玉河鄉大石村農民張潤禮從三十多里以外的深山上送來了木料。這個樸實的老農民，從工程開工起，就一直爲工地搬運木料。半年多來，他親眼見到獅子灘天天在變化。他和大夥送來的木料、竹料，工人們已用它們來建成了截攔河水的圍堰，萬千年來，猛野的河水才第一次乖乖地依照人們的意志，馴服地流過獅子灘。

我們的工地是培養祖國水電建設人材的學校。初到工地的朝氣蓬勃的一羣中學畢業生，一清早就來到工地的課堂，等候聽課。今天，技術員要給他們講解電機、空氣壓縮機和水泵

的構造原理。一星期後，他們就要實習操縱工地上的各種機器了。黃才雙這個小姑娘是市六中的初中畢業生，她來工地學習已經一個多月了，她看到機器，手就發癢，巴不得上完早上第一課就去摸摸機器。

時鐘剛到八點，開山爆石的巨響震蕩山谷，夜班工人又開出了數百方堅石。爆破的濃烟還未消散，接班的工人就衝上去，向古老的岩層進攻。這時，在攔河壩、在引水隧洞、在溢洪道……數千個精神抖擻的接班工人來到了現場。新的一天的勞動又開始了。

獅子灘的早晨是這樣地瑰麗、動人，充滿着青春的活力，響遍着勞動的歌聲，使人們滿懷着勝利的信心，把人們引向社會主義的美景。

未來的水庫

游仲文

一個風和日麗的春天，我來到了龍溪河上未來的水庫。這兒，現在是一幅山青水秀的美麗圖景，不久，這周圍六十里地將要成爲我國最年輕的人造湖。

乍一看，這兒和祖國萬千個富饒的村莊一樣，水繞青山，田抱房舍。可是仔細一看，到處都在變樣。河邊，每隔不遠，豎起了水位標桿，駕着小船的工人，在河裏來回巡邏，像在尋找什麼似的。河岸上，田野上，高山上，到處插着紅白色各半的旗幟。我們辛勤的地質工作者已走遍了水庫的每一個地方。

進水庫，河槽內突出幾堆石頭，好像矮小的橋墩，無力地站在水裏，讓河水沖擊。看到這幾堆石頭，在龍溪河上幹了十八年的老鑽探工陳田就發笑，話也從這裏談開了：國民黨早在抗戰前就打主意在這裏修什麼水電站了，曠了多少年，如今留下的，只是在河邊上鑽了幾個洞，豎了幾墩石頭。就這一點點事，過去的報紙就吹噓什麼「龍溪河水電站開工了。」

登上水庫邊緣的高地，一層層的梯田，一彎彎的遠山都低着頭，向着河谷。遠處，朵朵彩雲在水庫邊際飛馳。蜿蜒的龍溪河安詳地躺在羣山的懷抱裏。龍溪河馴服地流過這一段，

不知是誰激怒了它，它的性子像野馬一樣，一過陡灘，河水呼嘯着奔騰澎湃地直瀉而下，一個瀑布接着一個瀑布，一口氣奔到滔滔的長江。

人們正在日以繼夜地改變這裏的面貌。一座兩里多長、十多丈高的攔河壩正在修建。這堅實雄偉的壩身將要截攔從龍溪河上游叢山峻嶺中奔騰而來的巨量河水，把這裏變成一個內湖，使這個湖泊輸送出無限的「白煤」，給人們帶來幸福、光明和溫暖。

截攔河水的堤壩，從河這邊的一座山修到河對岸的一座山。這裏就是有名的獅子灘。獅子灘的傳說可多了。誰也不記得是多少年前的事了：一隻長着六個眼睛的獅子來到了這個河灘，鑽進了堅硬的岩石，從此，河水一流過六眼獅子的身旁，就發出獅子般的吼叫，響遍了周圍十多地。那在龍溪河丁家渡撐了二十來年渡船的一個老艄翁告訴我，又是另外一種說法，說那獅子灘頭磨担山像一隻伏地獅子，向着灘頭。這伏地獅子吶喊着要隨着洶湧的河水衝過灘頭，奔向大海。

傳說都是神奇而動聽的。如今，龍溪河流過獅子灘，吼聲已細弱了。原來，一個排水涵洞已修好了，河水不再漫過寬闊的河灘，乖乖地從涵洞流過。那磨担山已被移山倒海的人們搬走了一半，就要成為水庫的邊緣地帶，是像伏地獅子，還是像什麼，一時也看不出來了。

溯龍溪河而上，碧綠的流水映着青蔥的兩岸，柔和的春風送來一陣陣的清香。哪來的水

鳥，在盡興地撥弄河水，激起朵朵水花。是誰家的小牛，悠閒地躺在綠茵上，輕輕地舐着河畔的嫩草。漁翁的眼光，捉住水面不放，他身旁的盆內，尾尾鮮魚在相互追逐。寧靜，幽美，風光好似江南。然而，那河邊上的小徑已被走成了大路，担着稻草、木料、竹子、大米、蔬菜的農民，還有拉着絳繩的船夫不斷地打從這裏到工地。這裏的人們談話的主題已不是莊稼，而是水電站，是過去的神話，今天的實事。這春光明媚的河畔，眼看着將要成爲人造湖的深水處了。

祖祖輩輩居住在這低窪地帶的農民早已遷走了。他們的家，他們的生產工具，他們的牛羊，以及他們祖先的坟墓，政府都妥善地幫助他們遷到水庫以外的農村，從新安家、分地。良田將要變成湖泊。將來，單這寬闊的大湖，每年出產的魚類就可抵這些農田每年的收入，那河水沖動水輪機發出的強大電流的價值，還不知要大多少倍哩！

水庫一帶，有不少山寨。這些過去專爲保衛地主的城堡，還留有寨門、城牆等遺跡。那矮小而扁長的螞蝗寨將隱在水內，將是水族動物的世界。螞蝗真的會居住在寨上了。那險要的太平寨上「一夫當關」的地方，紅旗在飄揚，我們的測量人員，早已上過山寨，寨子的岩石上還留着他們用紅筆留下來的標記。山寨不再是保衛地主資財的地方，它將爲我們擋着河水，讓積蓄在水庫的億萬方河水聽候我們使喚。

沒有這麼巧，地球一誕生下來就會給我們安排好一個像盆地一樣，四周高、中央低的水

庫。水庫邊緣畢竟有些低下的地方。在這些地方，就要修起水壩來堵住升漲起來的河水。那些工業戰綫上的尖兵——鑽探隊已出現在這裏了。鑽機安裝在剛放乾水的稻田內，均勻的馬達聲突突的響着，穿着長統膠靴的鑽探工人，在泥濘的機場上，緊張地工作着。

那高聳的人頭山，那遍山開滿金黃色菜花的小山，眼看着就要成爲水庫中的島嶼，成爲幽美的風景區和避暑勝地了。大地的面貌在劇速地改變，人們的想法也在改變。我們輕捷的游艇將開到山腰上來。那時，湖光山色，交相爭妍，亭台樓閣將在島上的花園和綠樹叢中出現。那現在還是羊腸小徑的地方，將來誰知道是叫濱湖大道，還是叫湖濱大道？

走進水庫很遠了，還望得見那橫亘在龍溪河上的、工人親切地稱呼「老扠」的巨型起重機，還聽得見工地上各種機器的大合奏。警笛一聲長鳴，在攔河壩的兩端，在引水隧洞進口處，在溢洪道上，轟隆的開山爆石聲在河谷裏迴蕩。停歇在樹梢上的鳥兒飛起來了，工地上騰起黃褐色的煙霧。萬千個修水庫的工人就是這樣成天地和泥土砂石打交道，作鬥爭。把數以萬方計的泥石開挖出來，又架起鋼筋，把混凝土澆上去。這攔着億萬方河水的堤壩正在日夜增高，千萬人結成的集體，將要把河水攔着。我國最年輕的一個湖泊，我國自辦的第一座大型水電站將在這裏誕生。那循着自己的老路流了千百年的河水，將要聽我們的指揮，走我們給它規定的道路，爲我們轟轟烈烈地做一番大事。